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黃仕忠 主編
劉蕊 李繼明 本冊主編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清車王府藏戲曲全編

第十九冊 影詞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清車王府藏戲曲全編

第十九册 影詞

黃仕忠 主編
劉蕊 李繼明 本册主編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廣州

目錄

第十九册 影詞

對菱花（影詞）	三
泥馬渡江（影詞）	一五一
鎮冤塔（影詞）	四二三
收青蛇（影詞）	六九一
路老道捉妖（影詞）	六九五
繡綾衫（影詞）	七〇〇

第十九册
影
詞

對菱花

【解題】

影詞。《蒙古車王府曲本分類目錄》著錄。原鈔本藏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傅斯年圖書館藏有過錄本。《俗文學叢刊》第二三七冊收錄。

分四、季、平、安四部。

四部。秀才鄭雲與妻牛霧彩、馬霞輝育有子女三個，又從杭州新娶小妾金賽銀。義弟伏培、親戚穆音前來拜賀。鄭雲資助伏培娶親，却嫌穆音敗家成性，拒絕借錢接濟。穆音懷恨在心，適有賊人合盜庫銀，因夥同官差胡來，誣陷鄭雲為窩主。官府將鄭雲屈打成招，問成死罪。僕人楊寧之子楊全義沉疴在床，因得閻君所示，主動頂替主人，入獄受死。鄭雲得脫，出外避難，臨行將菱花鏡陰陽兩面，一交子女，一存己手，以便日後相認。伏培携銀前往蘇杭娶親，看中

顧玉靈，却被店小二拿進所騙。拿進將顧氏掉包爲八十一歲的伯娘勞氏，捲銀逃走。伏培無奈，只得携勞氏返鄉。拿進又以二十兩銀子將顧玉靈嫁給七十三歲的牛金，玉靈心灰，遂欲尋死。

季部。伏培與牛金同在一家店內落宿，勞氏與顧玉靈攀談，得知其中緣由，便讓顧玉靈隨伏培回鄉，自己改扮後跟隨牛金。牛金發覺後，追上伏、顧二人，將其告上縣衙。伏培因出婚契，反說牛金誣賴，官府亦以老夫少妻不合情理，將顧氏斷與伏培。牛金怏怏與勞氏回鄉，途遇外出逃亡的鄭雲，鄭雲求叔丈牛金帶信回家。牛金素與鄭雲不睦，至鄭家謊稱鄭雲已死，勸其妻妾改嫁。牛、馬二氏遂改嫁與胡來、穆音，妾金賽銀却守節不嫁。侍郎呂朝臣夜夢青龍落江，翌日果在江中救得落水的鄭雲，因視爲吉兆，將二女碧蓮、玉蓮許與鄭雲爲妻。

平部。鄭雲子女哥兒、姐兒被風吹走，被叫花子孫七、李八收爲養子、養女。打蓮花落時巧遇生父鄭雲，姐弟歷盡艱辛，終於與父相認。碧蓮、玉蓮也認下姐弟二人，盡心撫養。楊寧請伏培做鄭雲幼子官兒的塾師，伏培念及鄭雲恩德，免費悉心教導。官兒無心讀書，被金賽銀教訓。官兒以其非親生母親，負氣去找牛、馬二氏，遭羞辱而回，自此明白金氏用心，刻苦攻讀。

安部。番將得了巨葫，將其進獻大宋，揚言若宋朝無人能說出巨葫來歷，便起兵入侵。朝堂之上無人能對。有王吏部舉薦賦閑在家的呂朝臣。呂朝臣受詔，令鄭雲代為進京。鄭雲因得閱呂朝臣所提供的異書，上殿講出巨葫來歷，退了番兵，拜治葫侯，升官而回。正逢大比之期，官兒鄭邁倫、哥兒鄭超群、伏培子伏有成上京趕考，分別中了狀元、榜眼、探花，衣錦還鄉。鄭雲回鄉與家人相認。牛、馬二氏貧窮落魄，尋至鄭家，被鄭雲一番羞辱，自盡而死。胡來、穆音亦被問明當日嫁禍於鄭雲之事，依法處死。金氏及呂氏姐妹均加官誥，楊寧忠義，亦封官爵。〔陳妙丹、孟夏〕

四部

開場

天地本無私處，聖賢教化惟公。勸人行善莫行兇，不可執一任性。長者所為宜効，豪徒之作

休從。莫云報應不分明，遲早終歸一定。

西江月幾句叙過，對菱花一氣編成。若問出自何典，此事在大宋高宗。諸公欲明終始，試看燈場古人來也。

（出文生）意業文宣法聖門，專心致志幾多春。人言書比黃金貴，吾道文章難去貧。學生姓伏名培，字表育生，祖貫江西臨江府清江縣人氏。身在贅門，年方二十一歲。自幼父母雙亡，是俺瑩瑩獨立，因家內貧寒，故此至今不能婚配。我有個結義哥哥，名喚鄭雲，聽說他前月到家，從杭州納了一房妾小，才貌雙全。我不免去到那裏與哥哥賀喜迎風便了。（下）

（出穆音）父母堆裏比人強，運旺。到我手裏過活光，真喪。妻兒死咧無錢尋，無法。只愁老後無人葬，怎樣，怎樣？我大爺穆音，字聲遠，他們與我送了個外號，都叫我木人味。祖居臨江人也，我們祖上本是讀書傳家，輩輩豐衣而足食。自我爹媽去世，我大爺就吃喝嫖賭，不上三五年來，竟把只分家業，抖搜個撒產而精光，屏之罄也。咳，不幸上年，把我個媳婦偶得暴病而亡，意欲重續良緣，怎奈手內無錢，勢不能再覓佳偶，只也不在話下。我有個連兄，名喚鄭雲，聽說他又尋了一房妾小來咧。我不免去到他家，一來與他道喜，二來看個人也是好的。只得走走。（下）

（出二小旦、鄭生）惟大丈夫能學問。（雙）是真淑女自幽嫻。」學生鄭雲，字從龍，身遊泮水，祖貫臨江。」奴家馬霞輝。（牛）奴家牛霧彩。（合）哦，相公，我姐妹過門以來，今已十數多年。奴家、我姐與你雙生了一兒一女，女名姐兒，兒名哥兒，他姐弟今已八歲了。妹妹、奴家又與你生子官兒，今年也是六歲咧。相公方交二十三歲的年紀，已有了兒女三人，子息也算不少，不意而今復又納一妾小來，奴不知其意何也？（合唱，上哥兒、姐兒、官兒）馬、牛氏未語先陪笑，我姐妹有話難說怕相公嗔。」夫妻之間無不可，請道其詳只管云。」奴二人一前一後歸了你，十數年來到鄭門。」敬你淑賢通婦道，內助宜家幸得人。」我倆雖無羞花貌，要知道不在容顏只在心。」不錯誠哉是言也，男女間意兒要長來情兒要深。」奴今生兒長下女，也算是少有些好處立了功勳。」不孝有三無後大，咱業已不無墳前拜孝的根。」不知你還有什麼不足處，何妨說說告訴妾身。」我從龍當斯時也際斯境，真個是躊躇滿志得遂心。」可你罷喲，既遂心爲何又納一房妾，我看你屬意全在那金賽銀。」那女子原係杭州的朋友贈，可慕他翰墨精通貌超群。」咳，說什麼方來講什麼貌，從來那半路的夫妻難同心。」同與不同的無妨礙，輕重無關的一下人。」可不是侍妾丫環算不了，綱常中并無把他們人在五倫。」他

們是近則不遜遠則怨，亦知那名要正來分要分。」可是呢，奴身本來有上下，莫任其弄俏逞乖把家教紊。」咳，卑人固然無其見，但只是涉世爲人也不甚渾。」相公自負有深淺，只怕你當局者迷看的真不真。」哈哈，娘子們不用再說了，我管保處的公平見的人。從龍正然閑談論。（楊）老蒼頭楊寧進了門。外有伏、穆相公到。（白）稟相公，伏、穆二相公齊至門外。（鄭）這等，娘子們回避了。（合）曉得，兒們隨我來。」來了。」（下）（鄭）楊寧，捧茶伺候。」是。」（下）待我出去迎接。」（下）（鄭）二位賢弟那裏？（伏、穆）仁兄那裏？（鄭）二位請。（伏、穆）請。（全下，全上。鄭）不知二位造舍，未曾遠迎，多有得罪。（合）好說。聞兄昨日旋歸，更兼求得淑女，可喜可賀。（鄭）不敢，不敢。（伏）哦，大哥，弟聞新娘德言工貌，小弟欲睹儀容，不知肯容一見否。（鄭）小妾不賢，禮數不週，其貌不揚，今若獻在堂前，只恐貽笑於大方耳。（穆）咳，連兄太謙了。你們兩個乃是出妻現子之交，況咱二人又係至戚，兩姨兄弟。哥若以小節，豈不是有類與管仲之器乎。（鄭）哈哈，罷了罷了，二弟執意要見，待吾喚他出來，大家坐了。」有坐。」楊寧備酒，命賽銀上堂把盞。」是，老奴遵命。（唱）老楊寧，不稍停。後面傳命把話說明。銀娘快把高堂上。」去吧。（內旦唱）是。金氏聽說自沉吟。恨只恨父作忠臣被秦檜害，

把一個千金女官賣與人家作梅英。幸只幸得配鄭家斯文客，念書人兒到底有情。愁只愁大娘二娘那個光景，只怕後來不能容。嘆只嘆作婢爲奴下賤的狠，與人家捧水端茶自覺輕。（鄭）賽銀快來。」可是咧。又聽相公叫的緊，奴只得露面出頭到前庭。素位而行是聖人講，出嫁從夫是古人明。只佳人想罷邁步把房進，三盞瓊漿放在桌中。（伏、穆合）伏培穆音這裏忙施禮。」賽銀姐頂禮相還甚謙恭。」鄭雲吩咐回避了。」金氏女慢款香足望後行。（伏）育生稱揚連說好，婦人家端凱全無半點輕。（穆）真是哥哥有福。（鄭）從龍含笑忙讓坐。大家同坐。」他只裏手擎銀杯忙讓出。請酒。（伏）可見蘇杭出美女，與咱這江西人物大不同。（穆）咱們振沒有好人啣。」那裏人不但美貌才還有，賢弟你何不一往去訪花容。」本亦有意成家室，怎奈我才利不足寔不能。」罷了，劣兄奉贈銀二百，即便回家就請行。」伏培回言說不敢，受此厚贈有何功。」朋友原是同儕義，必如是方見出金聲氣同。」好。育生站起忙致謝。」不敢。」待小弟事成之後再答情。」好說。楊寧快去取銀兩。（院楊下，又上）是，銀子取到。」賢弟你就請收過莫嫌輕。（穆）啣，四呀元寶哇。」伏生連忙又使禮，弟即失陪要轉家中。」不便久留請請請。」請。（穆）紅了眼的穆音也送出了門庭。（全

下）（伏）不言伏培回家去。（內穆）木人味一把拉住了鄭書生。哥哥你振來我有話講。（二人全上，鄭）你說什麼？」鼻子底下長着個大嘴怪不好明。」不如不說了，也就罷了。」不說我又怪難受。」如此你就說來。」說了怕你不肯應。」到底是爲什麼？」也是伏兄那個題目。」此話叫人不曉。」哈哈，哥哥吧，我也要借幾兩銀子去把家成。」從龍聞言心不悅。（白）哦，賢弟你好不自揣也。你我現係至戚，禮當扶危濟困，但你自己不才，將祖遺之家產耗費一空。吾也從幫助過幾次，你竟到手即無，交些無賴之徒，諸日非吃則賭。莫說我家無有閑錢，即便有之，亦不肯以有用之金銀而支於無用之地也。」哈哈，好哥哥，小弟再也不胡鬧咧，借與我二百銀子吧。」莫說二百銀子，就是二百吊錢，也是無有的。」可巴子迭，這就是二百吊錢吧，哥哥取去吧，取去吧。」咳，你好纏磨，十吊錢也是無有。」喲，你當真不念親情，銀錢無有了？」無有。」當真？」當真。」果然？」果然。」哼哼哼，小鄭兒，小鄭兒，是你真真輕人太甚了。（唱）木人味，怒滿懷。姓鄭的你今個大不該。」哇，蠢才你莫要提名姓，少使罵頭混來刁歪。」并非使罵來求借，絕不該與我臉上下來臺。」這幾年助你的銀子好幾百，誰見你辦了一宗正事來。」只遭本是要成家室，因此纔望你把口開。」成家的話兒我信不準，你必是嫖賭場中去丟財。」我

若是再幹那個營生是王八蛋，死了不望祖墳裏埋。」不用胡言發咒語，吾此時本來的窄狹少錢財。」既無財怎贈伏培銀二百。」四個元寶還辦的來。」我借無有是何謂也？」吾也不知請自猜。」你只明是支吾的話。」你只也是渾胡來。」親戚倒不如朋友好。」因你胡行不成才。」咳咄咄，你就把我薄到底。」即其當下斷其將來。」難道我終無發達日？」發達還得再投胎。」難道你輩輩當財主？」憑命由天任命安排。」你若是窮了便怎樣？」貧而無怨把歲月挨。」哎喲，你只明是小視我。」誰叫你拿話把人塞。」罷了罷了，咱們的親戚就算拉倒。」親與不親任你擇。」從今不登你的門戶。」也不勞玉體造寒宅。」咳呀呀呀，穆音失言把鄭雲罵。」哼哼哼，惱的個從龍把臉氣白。」小雲咱兩拼了吧。」哇，且不理你只臭蠢才。（穆）你個蠢才。」你個蠢才。只秀才帶怒含嗔歸家內。（代白）哼哼哼，且不理你只蠢才。」（下）咳咄咄，氣得個穆音嘴眼歪。街前正自吵嚷起。（胡）來了個府差快頭叫胡來。急邁上前忙解勸。（白）哦，穆兄，你與鄭先生乃係倆姨弟兄，為何反目吵嚷呢？」哎喲，胡大哥，原是只般如此。鄭從龍不但不借與我銀錢，反把我包吃了個勾底，罰了個倒受。你休拉着我，我死到他家吧，我死到他家吧。」咳，男子家無毒不丈夫，死之無益，還是奈煩些好。」咳呀，只句話

倒叫我把我提醒了，前面有座小酒館，請兄沽飲一壺，小弟自有話講。請，請。」（下，又上）來此已是。唯，酒家那裏？（丑）來了，來了。（唱曲）樹葉子發白，芽芽子下不來臺。我在只同屈鎮上把酒店兒開，招的那過路行人都照顧我來。【寄生草】我祖一就會當買賣，傳到我太爺奏發了點財，趕到我爺爺奏的乾飯豆腐菜。時運子強，一集一串，掙一個現在。趕到我爹爹交裏更會瞎白，在只個地方前後把那房子蓋。熱熱鬧鬧大發財，緣快了快。

【尾】蒙爹在櫃房裏管賬把名姓開，跑堂兒的是我秃老蓋。我只人兒伶，急又快。只邊遞酒，那邊送菜。又顧裏，又顧外，我一個頂十比他們還快。若有人叫我一聲說堂官何在，我把腦袋一幌就到了大大街。我的眼又尖嘴又快，聲音洪亮不漏柴。答應一聲說有有，不用你們招呼可太爺我來。（穆白）打打打，你是太爺，把我們攔在何處呢？（秃）咳，咱了呢，你老？穆音，你老胡來咧，一個話也聽不出來。我說太爺們不用招呼，我來咧。誰是太爺吔，那王八是太爺，你們纔是太爺呢。（穆）我可說呢。店家，後面可有潔淨房屋麼？（丑）有嗎，二位爺請裏面坐。（穆）只等，收什好酒好菜，用你靠前，不用靠後，快去。」是。」（下）胡兄請。」穆兄請。」（唱）携手同行，把客位進。哥哥請坐。」不用謙恭。大家坐了。」坐了就請飲，把敬一

杯。」多有盛情，你有何說？」是方纔那事，只般如此。」他太地薄情，令人難恕。」咳，真可惱，此仇難報。」慢慢地調停。與我也不睦。」是因煞，請道其詳。」爲官場的事情，拔過我的贓銀。」多少兩，合錢幾串？」是五吊銅，心中常恨。」真也氣不過，咱倆是一樣。」倒也相同，以你怎樣？」欲把他除治，包害了纔好。」是不難事情。吾有一法。」是何計，請講一講。」聽我告誦，庫銀被盜。」我也知曉，拿住倆賊。」昨日進城，王狼李豹。」哦，我明白八九，可有銀子？」并無個青丁，官要窩主。」只也是正理，有哇沒有？」強盜們不從，一賊所無。」無怎截案，終久要找。」我計上心胸，就說是鄭雲。」哈哈，此計太妙，只是個死罪。」必殺了從籠，家敗人亡。」可出了氣，他還有妻妾咧。」知道是花容，設計圖謀。」正合吾意^(二)，我娶一個。」我尋他二名，只怕不能。」咳，極容易，那宗兒在我。」我辦只宗，待吾進城見強盜。(白)吾今去到監中，告誦王狼李豹，叫他們盤拉鄭雲爲窩主，單等殺了從籠之後，咱再謀娶他的妻妾，豈非一舉而兩得也。」哎吔，哎吔，到底是哥，你的妙計如神，事不宜遲，急辦爲妙。」兄弟言之有理，鄭雲哪鄭雲，我叫你金風未動蟬先覺。」暗算無常死不知。大哥請。」請。(上店白)別兒走哇，拿酒錢來呢。(穆)上了賬，改日帶來吧。」

(下) 可你回來啲，回來啲。」走咧。」是人不是人的混要臉，來咧，上賬來咧，木人味的東西。」(下)

(上伏生騎馬) 相遇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學生伏培，多承鄭兄美意，贈我紋銀二百，往蘇杭地面去訪多姣。昨者買了一匹快馬，備妥行李，須得駕馬，^(三)搖鞭，趨行則可。」(下)

(上二差人) 欽奉太爺命。」捉拿犯法人。哥呀，你我奉太爺之命，去拿窩主鄭雲。我想他一個秀才，怎與強盜打夥呢，只事兒叫人有些難信呀。」咳，爲人知面不知心，他去年没在家中，想來是幹那不法的勾當啲。咱們到了那裏，必得如此如此，方可下手。」使得，大家前去。(下，又上) 來此已是，咱們叫吧。鄭先生代家麼，鄭先生代家麼？(楊) 稟相公，外面有人招呼，不知所爲何事。(鄭) 隨我出去看來。」是。(差) 鄭先生，鄭先生。(鄭上白) 呀，原來是二位公差，到此何事？(差) 我們太爺有請先生到衙，有事商議。(鄭) 只等，楊寧備馬。(差) 備什麼馬吔，夥計，帶着他走波。」好狗才，不許拉拉扯扯。」爽利鎖上他罷，帶着帶着。」(下)(楊) 唯呀，不好了，大娘二娘，快來。(馬、牛上) 來了。(全上) 哦，楊寧爲何只等驚慌？」咳呀，不好了。咱家官人不知身犯何罪，纔被兩個差人鎖拿進城去了。(雙) 呀，只是那裏所起？你快進城打聽打聽去罷。」是，老奴遵命。(雙) 咳，了不的了。」(下)

(出花面知府升堂) 奉命作黃堂，赫赫揚揚鎮一方。威權今在手，此地我爲王。下官鄂坤，昨着